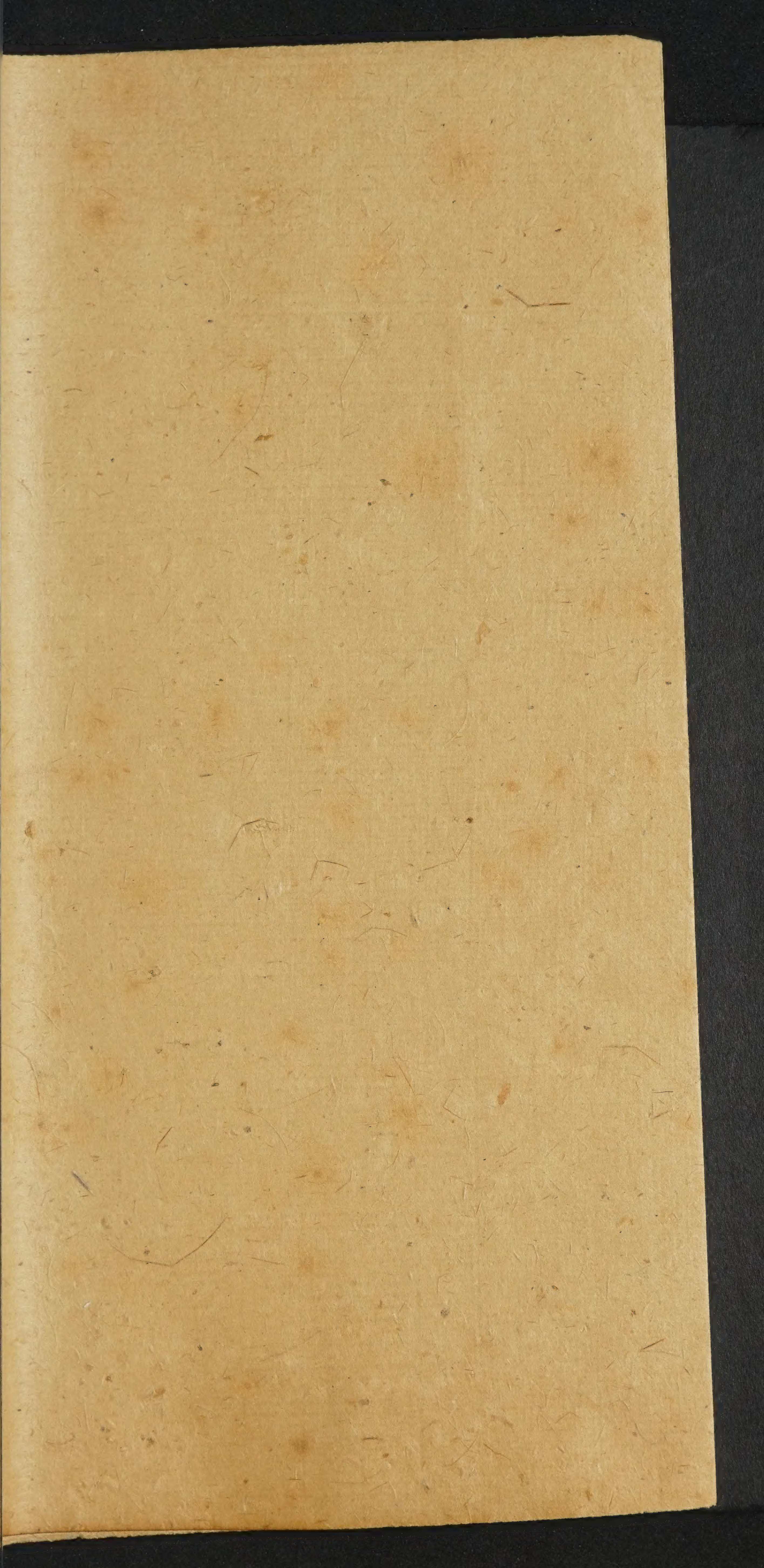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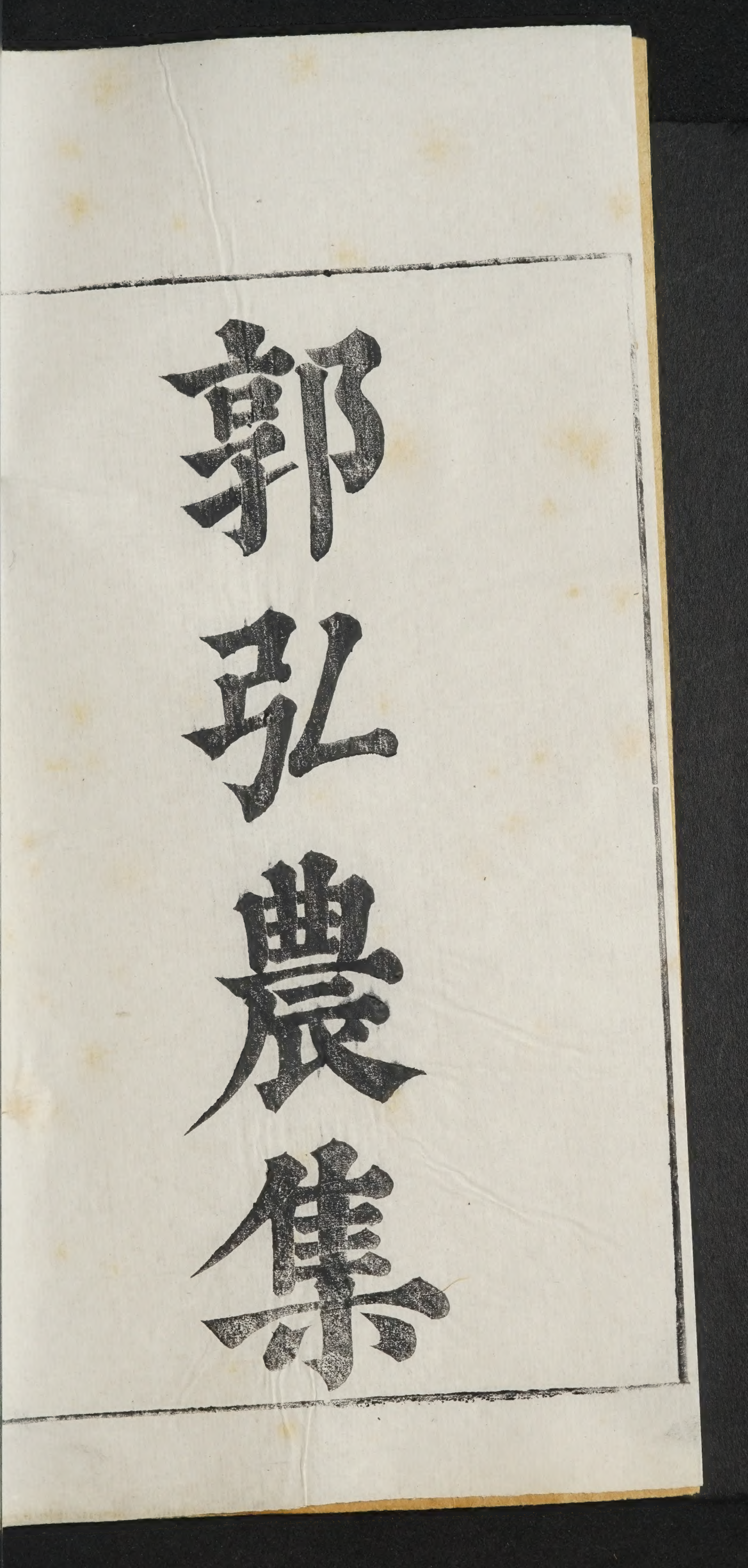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晉 郭宏農

第四十二冊

v. 42





郭弘農集

郭弘農集題辭

神僊傳言郭河東得尸解之道今為水僊伯其然與否吾不敢知亦足見烈士殉義雖死可生亂臣賊子不能殺也景純才學見重明帝埒於温嶠庾亮余謂其抗節王敦贊成大事匡

國之志嶠可庶幾亮安敢班哉雙栖
鵲巢越城伍伯絕命之期先知之矣
猶然解髪銜刀祈祥幽穢非苟求活
欲觀須𦤎得一當以報國家耳陳迹
蚤亡呼之爲福景純亦縱酒色自滅
精神李陵惜死若所耻也負豫讓之

忠蹈稽生之禍豈非天乎阮嗣宗厭
苦司馬以狂自晦彼亦無可如何不
得已而逃爲酒人景純則非無術以
處敦者也令桓彝不窺裸袒生命不
盡日中勤王之師義當先驅其取敦
也猶盧江主人家婢爾南岡斷頭遺

文彌烈今讀其集直臣諫諍神靈博物無不有也如斯人而不謂之仙乎不可得已

婁東張溥題

晉郭弘農集目錄

卷一

賦

猾褢

長右彘

會稽山

患猇

犀

兕

象

纂雕瞿如鳥虎蛟

鳳

黃雚草肥遺鳥嚻獸

橐𩇯

桃枝

杜衡

骨容草𨔵谿獸櫟鳥

礜石

⿰亻嬰如

鸚䳇

數斯鳥𤛎獸鸓鳥

當扈

白猿

白虎

駮

神䰠䜌蠻髯遺魚

櫰木

烏鼠同穴山

鮆魮魚

丹木

窮奇獸蠃魚孰湖獸

鰠魚以上西山

水馬

儵魚

䑏疏獸鵸鵌鳥何羅魚

孟槐

鰼鰼魚

橐駝

耳鼠

鵸䳜象蛇䱗父魚

酸與

䳐鸖黃鳥

精衛

辣辣羆九獸大蛇 以上北山

䱗䱗魚從從獸𧌒鼠

絛蟰

狪狪

堪孖魚軨軨獸

珠蟞魚

犰狳

狸力獸　鴷胡鳥

朱獳

獙獙　蠪蚳獸　絜鉤鳥

峳峳

蠵龜

妴胡　精精獸　鮯鮯魚

猲狚獸　鬿雀

芑木

茈魚薄魚

合窳

當康獸鱃魚

蜚　以上東山

桃林

鳴石

旋龜人魚修辟

帝臺棋

蔨草

鶬鳥

鳴蛇化蛇

赤銅

神熏池

神武羅

鴢鳥

荀草

馬腹獸飛魚

夔牛

崍山

狏狼雍和猨獸

蜼

熊穴

跂踵

蛟

神耕父

九鐘

共工臣相柳

深目國

聶耳國

夸父

尋木

跂踵國

歐絲野

無腸國

平邱

騊駼

北方禺彊以上海外北經圖

君子國

天吳

九尾狐

竪亥

十日

毛民國

黑齒國雨師妾玄股國勞民國

大澤方百里

流沙

木禾

開明

文玉玗琪樹

不死樹

甘水聖木

窫窳

服常琅玗樹 以上海內西經圖

吉良

蛇巫山鬼神蜪大群帝臺大蜂朱蛾

闒非據比尸袜戎

騶虞

氷夷

王子夜尸

宵明燭光

列姑射山大蟹陵魚

蓬萊山以上海內北經圖

郁州

韓雁始鳩 雷澤神瑯琊臺

豎沙居繇埻端璽㬇國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江淮湘漢濛溫潁

汝涇渭白沅贛泗鬱肄潢洛汾沁濟潦

虖沱漳水 以上海內東經圖

封豕

鼫鼠

弱水

螢火

茶苣

杜若

芙蓉

麻

珪

尺蠖

菊

萍

馬

貔

鼮鼠

鼷鼠

鼫鼠

記

遷州記

詩

贈温嶠

郭弘農集目錄終

郭弘農集卷之一

晉河東郭　璞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南郊賦

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轡、齊八騄、列五幡於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武騎仡以淸道被練熉以波

燭爾乃造曠場戾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圓邱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以肅侍兮陽侯澹以中停於是司烜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寰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戢戢羣辟蚩蚩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枉廓

清紫衢電掃神宇風馬桂林抗旌琳圃五岳不足以題其勳九部不足以贊其舞饗駭鬼方聲振邱隴倒景望風龍漢企踵爛若列星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玄羅潛總自然之感鼓而遂動

江賦

浴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

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綱絡羣流、商推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㳽、灌三江而㶕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夷、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崫而比嶠、協靈通

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
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
岸萬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
而磐礡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駭
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湍疊躍砯巖鼓
作淜浩澩灂渠[illegible]漼潵濆濩泧漷潏湟淴泱瀵
潣濶淪漩澴濴瀯湨灅濆瀑漫減瀘溳龍鱗結
絡碧沙遺㴸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潛演之
所汩淈奔溜之所磈錯厓隒為之泐嵃碕嶺為

之嵒崿、幽澗積岨、礐硌嶨礭、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囦泫、泓汯泂澋、涒鄰圖潾、混瀚灝渙、流映揚焆、溟漭渺沔、汗汗沺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浡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肧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堆、㵐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唅窗以漰浡、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

鮹王鱣、鮹鰊鯀鮋鯪鰩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錐錯、煥爛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八、鰻魮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蜦蜅鱟蜎鰿、蠵鼂黿、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蝬、蚽江、鸚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睎曜以瑩珠、石蜐應節而揚葩、蜛蝫森衰以垂翹、玄蠣磈磥而碨硜、或泛瀲於潮波、或

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頳蟞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偹蟰拂翼而掣燿神蜧蝹蜦以沈遊騬馬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有金礦丹礫雲精爥銀瑊玏璿瑰水碧潛琘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頳彩輕漣或焆

曜涯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鷄，鵁鶖鷗鴃，陽烏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蹠風，鼓翅翩翾，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産氄積羽，往來勃碣。橉杞稹薄於濤涘，楊楗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櫻以蘭紅。揚鶮眊，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蕭，潛萏葱蘢。鯪鮭踦嶇於垠嗛，獱獺睒瞲乎[illegible]空。迅雌臨虛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夒[illegible]翹

踔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磴之以瀿瀷、潗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藭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蘙、翹莖瀵蘂、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蚪繆其址、梢雲冠其嘌、海

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儀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䇹雺祲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颺以增扇，廣莫颷而氣整，徐而不飈，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洞，凌波縱柂，電往杳溟，竄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

項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䲜。栫澱爲涔，夾潨羅筌，筩灑連鋒，罾罾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淹汜，鼓之以潮汐。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儵怳，符

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

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巫咸山賦 有序

蓋巫咸者、寔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豈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

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嶕峙、體岑峭以隆頹、冠崇嶺以峻起、配華霍以助鎭、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籠、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遊鳥之所喧會、潛璣石揚蘭茝、廻翔鵾集、凌鷮鷦鷚、禽鳥棲陽以晨鳴、熊虎窟

陰而夕曎、

登百尺樓賦

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嘆、撫凌檻以遙想、乃目極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愠、瞻禹臺之隆崫、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滉汏、蒸紫霧而霞起、異傳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旒以譬主、雄戟列於廊柀、

戎馬鳴乎講柱、㡔若華而增惟、歎飛駟之過戶、陟茲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

鹽池賦

水潤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蛇其若漢、流漫漫以漭漭、吁鑿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焦、洪涔沃而不長、磊崔嵃碓、鍔劍綦方、玉潤膏津、雪白夌岡、粲如散璽、煥若布璋

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承卽之雪積翠塗內映頹液外羃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鑠泉或凍或灘所瞻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戎見珍於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於河汾總膏液乎滄涑

井賦

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洊臻漏滀涓涓幽濱圓渟瀠洄深立爾乃冠玉檻甃鱗錯

鼓轆轤揮勁索飛輕裾之繽紛手爭騖而互揚長縲委蛇以會縈兮瑤夔龍騰而灑激乃回澄以靜映狀冏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於邱墟兮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以玄澹兮不東流而注海氣霧集以杳冥兮聲雷駭而淵瀞

流寓賦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隳殘

顧但見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邱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葢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廻逝何險難之多歷望陜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成之邸墉想穀洛之合鬭惡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

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

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翺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飈迴紛紜雪亂混池雲頹景翳爗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猨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綉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椴津乎晨景於是迴鶩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

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

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龢扁鵲得之而術良

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羣

徵而結落徵號明於羽族闇衛固乎管籥誅戮

峻於鈇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

安而齊約

又

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果須以諧和靈娥御以

艷顏

蚍蜉賦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鷙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眞。流頳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

識而似悊

省刑疏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

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
情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
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
練內事封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
跨年雖無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
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
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
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
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

巳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慠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

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
幽鰲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
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
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
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
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
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立
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甯於
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

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粃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愼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淸靖以鎭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

宰之圖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日有黑氣疏

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

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討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眚譎會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

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小徵

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皇孫生請布澤疏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彌其違標顯功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

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鬭、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搆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慮、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徵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蹔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

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平刑疏

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思在斷之為難是以子皋

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爲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猾密邇姦藪退未絕其邸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

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請出任谷疏

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立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

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之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

禁荻䟽

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以民通財共利不獨專之也。

辭尚書表

今當以劣弱之質充督責之官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

序

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

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

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騄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

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
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
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
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
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
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
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
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
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

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渋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巨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渋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

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

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擿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眞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設難

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於叢薈、蔭蒻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淸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九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翠

脔之毛者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予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絶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譪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挻鋒騙驌軒髦杞梓競敷蘭黄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

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窩泉之潛不思雲暈熈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曜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裹三秀雖豔縻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麄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

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蚑蚩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澒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頡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皐壤爲悲欣之府蝴蝶爲物化之器

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韡蟪蛄之吟。谿雲臺之觀者。必闊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哀策文

晉元帝哀策文

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鸞輅之晏駕、哀袞褧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徂、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鴟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玄

心逾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木、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欵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隸、熈熈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柰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惜其景、崑頹其祟、煢煢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茂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靡瞻、瞻顏失覿、窮號昮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慼、嗚呼哀哉、邈然升

遐、卽安玄室、煌煌火龍赫赫朱韡、終焉永潛、眉
其有出、明訓長絕、小子何述、望阜增欷、臨崩慟
慄、哀兼陟方、痛過遏密、靈奭安之、反眞復質、永
合元漠、終始得一

郭弘農集卷一終



